


增修東萊書說

四





增修東萊書說

(四)

時瀛修定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  
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  
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毖謹  
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  
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  
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略有閒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  
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

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卽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蘖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由。供爲子職而已。

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濯，腴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顧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

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矣。盛德

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秉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祇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祇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蠹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祇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祇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

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孑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百性乎。

予惟曰。汝劫恣般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劫惑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溷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溷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溷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悔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惑勿辯乃司民溷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愆其民。若復有涵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涵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疆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疆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者。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有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

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他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世爲文具徒掛牆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激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牂。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旣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畝。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旣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旣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畝暨茨丹牂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懌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已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尙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心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二

##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于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敵。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卽卜。非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爲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以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爲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卽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爲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



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卽成也規摹旣成周公乃觀旣觀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殷不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獻者何以不卽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爲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

天卽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卽棄絕其命。堂堂大邦。旣爲天所棄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鰥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爲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尙行於國中。其法度尙嚴密。出奔者卽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卽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自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爲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沖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譽。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未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爲天之元子矣爲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卽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既爲天之元子卽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爲元子尙可停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卽用力乎暑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感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

稱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爲此而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爲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強。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爲而爲者耳。至於莫之爲而爲。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體。混新舊爲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卽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召公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命。其

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滅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忿疾一生。卽損君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罔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爲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欲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與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未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迪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尙伺闕失。乘閒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下。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於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卽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冲。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



也。質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閒。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己。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灋之間。下都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倅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倅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請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敍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

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闕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誠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旣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旣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旣成。周之業旣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卽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旣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之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彼弗其絕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斂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卽周公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佯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尙。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尙。實定於成王。休聞顯譽。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請也。已汝惟冲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冲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爲詳，至於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觀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與將差爽侮僭，墮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

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氏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養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敍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敍。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敍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業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真知本者哉。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傳養者明以保

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悼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答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  
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  
持循則漫頹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  
而恆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悼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卽前所謂肇  
稱殷禮蓋以悼重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  
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  
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  
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  
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愍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  
且勤施治教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邊陲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  
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  
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  
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  
四國思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旣平而曰迓平者旣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

齊魯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卽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尙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救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冲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獻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祇敬。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救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矣。而去



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斃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且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

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愆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釋之。可也。使來愆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侔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卽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意。卽對於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敍而行。無至于遘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隸民。能使之承敍。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禘。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禴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爲主。此爲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己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衰。烏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孚。而囂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免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旣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

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旣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旣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卽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卽紂之亡也。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鳴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所安，則亶亶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閒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旣降格，謹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尙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

洪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特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下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祿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祗者也紂大淫厥洪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



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敍。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旣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審審

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旣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闢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賊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日所知。爾先人典册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

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論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爲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爲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爲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慚染薰陶。以成其德。爲汝賜旣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舍遐逝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旣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卽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畀予矜恤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卽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卽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

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猷猷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人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墮。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

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倣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象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禋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禋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

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威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卽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人之行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卽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曷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

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卽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旣省。用有常經。自

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怨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時夷滅尙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譁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譁張詭誕爲幻。

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歎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

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詈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譎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徧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譎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譎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盍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教戒旣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旣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論。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旣論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託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盍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

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沖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閒。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于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卽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又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旣乃遁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傳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勳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

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階。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卹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卹乎。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又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閒者也。天無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暨暨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

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和則愆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夙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尙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尙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爲終始也。師尙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者。周公言。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考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蓋謀所以寬裕。



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紆。黷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鞅不悅也。是則然矣。盍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爲久大之規摹。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盍亦惟念文王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爲此老身。而不敢言。

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斂之。開斂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

天休。毋徒惴惴欲去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誥諄復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顏

子之於孔子之不遠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降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能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此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抵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

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復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迷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卽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爲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

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祇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薰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祇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途。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爲

善質文異尚而歸治則同。凡曰爲惡，疆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意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繫。而側言乃解其繫。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飭其往。申之無荒棄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祇畏。豈荒棄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

肱股心膂自應一體也。

#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

##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尙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嘗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嘗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敍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藏蔽匿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尙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

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感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此卽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旋卽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卻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末喜之嬖是也。盡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者。言桀之心既盡惑。自應悖虐。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憤者。欽崇尊尙之。同惡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則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多士。蓋皆叨憤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惡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

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怵然內愧。其類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他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動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誥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才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不而棄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于紂之淫逸。而



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獨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獨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尙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執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覲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典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教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于一矣。猶洵洵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讐服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哉。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毀。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曷爲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大造。順我王室。各祇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此。使他人論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頑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敍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棄而無子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遷奄之命。若

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此降爾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多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論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敘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般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

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尙懷危疑偷墮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尙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焉。人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齊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教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尙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他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齊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

之磨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

前章旣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己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士。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用。申勅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於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旣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真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

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真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